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果報告

夢的解析：比較卡德隆的<<人生如夢>>與湯顯祖的<<牡丹亭>

Intepretation of Dream: An Comparison between Calderon's "Life is a Dream" and Tan Xian-Zu's "Pavilion of Peony"

計劃編號：NSC89-2411-H-032-023

執行期限：89年8月1日至90年7月31日

主持人：林盛彬 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

一、中文摘要

西班牙文學的發展，在十六、七世紀時達到了號稱「黃金時期」的繁榮盛世，但卻也是個反宗教改革的時代，社會價值判斷完全以教會思想為本。因此，美學強調的是愛，愛則等同於善；知性與藝術所探索的不是存在不存在的問題，而是實踐的方式。易言之，真理不在於「是什麼？」，而在於「應該是什麼」。生當這個文學盛世末期的偉大劇作家卡爾德隆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1600-1681)，於1635年完成的曠世名作<<人生如夢>>(La vida es sueño)，很明顯地反映了這樣的審美判斷。

明代前期的思想仍以程、朱理學為主，中期之後則以王陽明的心學為重。宋明理學在面對人生的基本哲學問題時，將審美與人生的境界貫通起來；即重道的實踐，輕人的性情。而王陽明的「天人合一」、「致良知」則為明代後期的自然人性說開了一條新路，如公安性靈派等學說，明末劇作家湯顯祖 (1550-1616)的「貴情說」即由此出。(成於1598年的<<牡丹亭>>以情強調了人本的思想。)

在卡爾德隆的<<人生如夢>>中，人的意志和抱負被視如幻夢，是一種假象；「夢」不過是世俗塵寰的象徵和想像，只有回到神的道路，才得以不朽。相反地，夢在湯顯祖的<<牡丹亭>>裡，卻是實現個人意志的想像力量；前者在於神學美學的實踐，後者強調了生命美學的意義。本文主旨則在於從兩部作品所屬時代與思背景的差異，來解讀夢的美

學觀及夢在作品中的意義。

關鍵詞：夢、審美判斷、貴情說

Abstrac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pain is not only situated in a Golden Age in literature, but also in Anti-Religious Reform. The Judgment of social value was total based on the Church's doctrine. In the time, the main beauty was but caught by Love, because of Love was the same as Well. So the prudence and art didn't deal with the to be or not to be of things, but with the practical manner. That is to say, the Truth didn't consist in what to be but in what ought to be. Moreover, the main thought in the early stage of M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Neo-Confucianism, and then it turned to Wang Yang-Ming's "Theory of Mind" in the medium-term. Discussing with the basic aspects of Life, Sung and Ming's Neo-Confucianism preferred to combine the state of Beauty Appreciation with Life. And when Wang Yang-Ming's "Cosmic Fellowship in unity" and "Conscientious Wisdom" even created a new direction of human naturalism in the later stage of Ming Dynasty, like the Spiritualism of Kong-An and Tang Xian-Zu's Emotionalism were come from his viewpoint.

In Calderón's *The Life is a dream* the personal will and ambition was considered a

dream, a tricky significance. The dream is not a real dream as its meaning, but a symbol and imagination for the profane world. On the contrary, the dream was a metaphor in Tan Xian-Zu's *Pavilion of Peony* to illustrate the satisfaction of emotion in real life. It is an imagination too, but not a vague imagination as it means in the work of Calderón. It is an imagination of power to come true for anything you want. In other words, the dream to Calderón is a form to explain the world is not true as the Church's belief, and a weapon to Tang Xian-Zu to defend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 The latter wants to bring out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emotion, all above the love. And the former points out that the beauty of life is to be free from the will and desire.

In this essay the aesthetics and the meaning of art will be analyzed between both work and their circumstances.

Keywords: Dream, Aesthetic Judgment, Emotionalism

二、緣由與目的

十五、六世紀的西班牙美學主流，承自柏拉圖及新柏拉圖主義的思想。譬如人文主義思想家比維斯(Juan Luís Vives, 1492-1540)認為人無法憑藉科學知識去征服這個人的王國(regnum hominis)，而是靠著吸取來自於神(Jupiter)的天賦與美德。將自身轉化的才能是神賜給人類的最大標記；這種轉化的最高點就是將人的自我轉化成神的角色，以達肉身與靈魂的不朽。人如何能夠在自由選擇權之下，真正地變成自身命運的決定者？對他而言，基督教的美德才是人類最大的價值、唯一真正的力量。整個基督教義就在於消除激情(pasión)，以至於達到像神與天使般安祥平和的精神境界。因此，人的生命就像一段漫長的朝聖之旅，經由情感的淨化，與神相結合；從物質到感性的生命，到創造性的想像，到理性，最後達於愛。反之，則沉溺於激情，

而喪失人的特殊屬性。(II,150)雖然這樣的思想到了十七世紀已被淡忘了，但卡德隆的<<人生如夢>>卻仍跟隨著這個脈絡，在道德與宗教的最高境界裡，「愉快地教導」世人。

明朝初期，理學再興的原因，是當時學者有見於宋代理學的興起，使儒家道統得以從佛老學說盛行的混淆局面中復興，而其時在政治上的高壓統治，屢興文字獄，更使學者們亟於恢復道統、倡興儒學，加上朱元璋頒布的<<大明律>>鼓吹理學治國的原則，程、朱理學思想就成了當時的主流。如宋濂(1310-1381)就認為文章乃道之所寓，而道在天地、在聖賢、在六經。因此，「文外無道，道外無文。粲然載於道德仁義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見諸禮樂刑政之具者，即文也。」(601)王陽明(1472-1529)所倡心學雖植根於傳統儒家，但其言「求之于心而無假于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于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從內心尋求良知與學問之道，就是士人立學之道，既然心中具備仁義禮智信等良知，學者自應向內要求良知學問。陽明心學讓學問從道德理性回歸到「人性」來，就如康德從西方理念傳統中恢復了對「人性」的思考。這對晚明時期的李贄、公安性靈學說、湯顯祖的貴情說，都有其一定的影響。也可以說，主情、主性靈是針對經世致用之道學所提出的反彈。

然而，夢做為隱喻並非始於卡德隆和湯顯祖。譬如文藝復興初期，佩脫拉克(Petrarca, 1374)就寫過「世界所珍視的一切是場短促的夢」的詩句，而比卡德隆早一百年的西班牙詩人璜·德爾·晏西那(Juan del Encina)在他的詩作中也表白過，人在世上彷彿是「夢中被夢及之物」的概念。類似人生如夢或像齣戲劇的概念就成了十七世紀西班牙文學的主題之一。而卡德隆的<<人>>劇除了具體而微地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思潮與品味，也表現了他自己在神人之間求取和諧的美學觀。而湯顯祖在<<異夢記總評>>中說：「從來劇園中說夢者，始於<<西廂草橋>>。<<草橋>>，夢之實者也。今世復有<<牡丹亭>>。<<牡丹亭>>，夢之幽者也。...既曰夢，則無不奇幻，

何異之足云！」顯然他也不是最先借夢使力的人。至於夢的一般意義，張法認為「夢」是作為消解中國悲劇意識的消解因素，並提出徵兆之夢、襄王之夢、理性之夢與莊子之夢四種類型。其中襄王之夢就是把夢境當作人的真實際遇，是整个人生際遇的一部份，夢境總是或隱或顯地意謂著人與超自然力量之間的溝通。而莊子之夢，從儒家的理性觀點來看就是人生如夢，從道、釋的角度出發即為人的輪回。但這些論點只說明了戲劇在中國文學領域中地位的改變，以及夢作為消解悲劇意識的類型和作用方式。《<<牡>>劇的夢除了做為模糊內外、渴望與現實界線的媒介，其重心在於將人性的訴求挾帶上場。尤其是將女性人格和情感渴望的主體性問題突顯出來。儘管他是以牽就傳統價值觀的方式妥協地收場，卻不失其對傳統理學的批判意義。

雖說真善美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但真未必善，善未必美，美也未必真，如何將對立的因素和諧地統一，古今中外對此的探索堪稱卷浩籍繁，但藉此二劇，卻可具體而微地看見了「夢」的在和諧美學的相同目的中所顯現的文化差異。

三、結果與討論

依佛洛伊德的解釋，夢可以是欲望的滿足、懼怕的表現、一種沉思或僅僅是記憶的再現，而且是以凝縮與移置的方式運作，具有象徵作用。他在解析「夢的荒謬性」時提到：夢中對欲望和現實是沒有區別的。所以，他認為夢見自己喜愛的死者在夢裡如生前一般，這種如生若死的轉化，不外是夢者的某種願望，藉以稀釋對死者某種特別強烈而矛盾的情感。正如夢作為個人願望或恐懼的凝縮與移置，一件藝術品、一齣戲劇也可以是藝術家對社會整體的精神反射與希望寄托之所，經恰當地凝縮、佈局，以某種寓意象徵來表現。雖然《<<人生如夢>>與《<<牡丹亭>>之「夢」已超出佛氏的「夢」境，但誠如拉康所說：隱喻所在處便是意義生成的地方，夢做為「欲望的滿足」、「願望」或「沉思」，

在此做延伸的解釋仍具有有效性。

十七世紀的西班牙作家雖然各自在其作品中散播自己的美學觀及生命價值，以求影響群眾，但另一方面，他們也無法不考慮時代的流風、社會型態與主流思潮。尤其是在戲劇方面，作家與觀眾之間的互動關係更顯得密切，譬如劇中人物的行為如果與社會大眾所認知的價值派判斷相違，往往會受到觀眾噓聲抗議的立即回應。而這個主宰大多數人判斷的價值體系則完全奠基於宗教、王朝和榮譽之上。從十二世紀的《<<熙德之歌>>起，現實主義向來被認為是西班牙文學的一個傳統，《<<人生如夢>>一改以往的「戲劇現實」方式，採象徵手法，作哲學思考的論證。儘管《<<人>>劇在「美即是善」的框架中以圓滿收場，（雖然人有自由選擇權，但卡德隆安排讓打敗國王的王子選擇了「善美」之途，將王權還給他父親，以顯神的恩典），但對於「巫術占卜」所引出的宿命觀，卻是個否定；即其結局並未如占星術所預言的悲劇命運出現，反倒是在感念神的恩典中，輕嘆著「到底人生若夢，或者夢即人生」？在西方從古希臘悲劇到同時期的莎士比亞，這種宿命的生命悲觀在卡德隆的《<<人生如夢>>中，得到了消解。「夢」作為貫穿現實及其「理念」的媒介，強調了現世價值的虛浮，以及美善之於人的自由選擇權的重要性。

《<<牡丹亭>>劇中杜麗娘死後還魂何異於「莊周夢蝶」？但湯顯祖之意不僅在於將奇與真、幻與實相統一，也更進一步觸及人生的終極意義問題，孰為真？他在《<<牡丹亭記題詞>>中說：「情不知所啟，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夢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豈少夢中之人耶。必因薦枕而成親，待掛冠而為密者，皆形骸之論也。」很明顯地，他反對禮教之形式主義「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所謂「真」，貴在「情真」。夢中之事雖非實，但夢中之情卻可真。如果說卡德隆的《<<人生如夢>>反映了一個時代的哲學命題，《<<牡丹亭--還魂記>>則對理學

時代作了一個反思，那麼「夢」在二者作品中的真正意義何在？若從「真、善、美」的人生思考來探索二劇中所反映出的「情」、「理」世界；卡德隆藉夢闡釋宗教美學，湯顯祖則以夢烘托生命美學；雖然各自背負著各自的歷史文化背景，但他們殊途同歸，藉著夢的隱喻，在劇中求得對立的統一、和諧與圓滿。

四、計劃成果自評

從表層看，似乎都在於夢，往裡探鑽，卻有不一樣的原委。本文雖然以「夢的解析」為題，並無套用佛洛伊德理論之意，雖藉用了「夢的解析」的基本概念，主要的還在於其中的文化美學的思考。同樣是以夢來烘托劇中思想，而且都以圓滿收場，但其內容卻處在去情與貴情的兩極。文化內涵是複雜的，應非「專家」之學可以獨立承擔。見微思著：在文化上所謂的東西差異，如何從不了解到了解，進而互相接受，互相尊重，或者在詮釋理論上，如何在跨疆界、跨領域中找到既合於主體性，也適於全球化的理論，在本文中，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基本書目：

- Bennassar, Bartolomé.: La España del siglo de oro.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1983.
- Calderón de la Barca, Pedro.: La vida es sueño. Madrid: Cátedra, 1983.
- Díaz-Plaja, Guillermo.: El espíritu del barroco. Barcelona: Editorial Crítica, 1983.
- Freud, Sigmund. La interpretación de los sueños. Barcelona: Planeta-Agostini, 1992.
- Green, Otis H.: España y la tradición occidental. Madrid: Gredos, 1969. 4 vols.
- Menéndez Pelayo, Marcelino.: Historia de las ideas estéticas en España. Madrid: C.S.I.C. 1974. 2 vols
- Noel Lapoujade, María.: Filosofía de la imaginación. México: Siglo XXI, 1988.
- Ruiz Ramón, Francisco.: Estudios de teatro español clásico y contemporáneo. Madrid:

Fundación Juan March y Ediciones Cátedra, 1978.

- 八木澤元 <<明代劇作家研究>> 台北: 中新書局 民 66
- 玄峻 <<聯想與印證: 對中國思想的重新理解>> 北京: 東方出版社 1994
- 宗白華 <<宗白華全集>>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 (四冊)
- 李澤厚 <<華夏美學>> 台北: 時報文化出版社 民 78
- <<美學三書>>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9
- 周來祥 <<中西比較美學大綱>>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2
- <<論中國古典美學>> 濟南: 齊魯書社 1987
- 彭鋒 <<生與愛>> 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6
- 孟昭毅 <<東方戲劇美學>> 北京: 經濟日報出版社 1997
- 孟瑤 <<中國戲曲史>> 台北: 傳記為文學出版社 民 68 (四冊)
- 湯顯祖 <<牡丹亭>>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8
- <<湯顯祖戲曲集>> 台北: 九思出版社 民 68 (二冊)
- 許總編 <<理學文藝史綱>> 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1
- 陳美雪 <<湯顯祖的戲曲藝術>> 台北: 學生書局 1997
- 楊振良 <<牡丹亭研究>> 台北: 學生書局 1992
- 張法 <<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 台北: 淑馨出版社 1998
- <<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 聶振斌/滕守堯/章建剛 <<藝術化生存: 中西審美學文化比較>>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 樊美筠 <<中國傳統美學的現代闡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